



普陀山傳奇異聞錄感動了一位基督徒

趙偉

師著的普陀山傳奇異聞錄，於是回憶到八歲時曾出痧子，脚部頭部等完全發出，惟胸口發不出來，以致昏迷不省人事，她的母親憂急萬分。一晚，她忽然張眼看到一位頭戴披蓬的美女，替她撫摸胸部，隨即將所見的一切告訴母親，當時她母親就告訴她，撫摸你胸部的人，正是觀世音菩薩，隨即解衣看時，胸部痧子完全透發出來了，從此神志清楚，轉危為安，原來她母親平日

記得一年前，在偶然的機緣中，得識同鄉張小姐，她會受高等教育，聰明活潑，口齒伶俐。孤寂的我，常和她促膝暢談，漸漸的知道她是一位基督教徒，但平時所談並不提起宗教上的問題。

有一天她到我家來玩，看到桌子上的一本從唐湘清居士處拿來的「普陀山傳奇異聞錄」，她隨手拿起翻閱，晚飯後，她帶了異聞錄回家。翌晨我看她時，她告訴我昨晚一夜未睡。接着說：「昨日回家後一口氣看完煮雲法師

虔信觀世音菩薩，當她病危時，不斷地祈禱菩薩保佑，觀世音菩薩真是尋聲救苦有求必應，病好後即隨母念白衣咒。故昨晚看完普陀山傳奇異聞錄後，即回憶幼年病重時所獲觀世音菩薩救苦之恩，歷歷在目。於是不禁痛哭涕流起來，深深懺

如 是 我 聞

林良柱記

悔近年不該忘了觀音菩薩的大恩，盲目的信仰基督教。在痛哭流涕的一夜懺悔之後，她決心不再盲從基督教，重新回到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的懷抱，背誦幼時母親所教的觀世音菩薩白衣咒，初則祇能背誦白衣咒的一半，經過不斷地誠心

這是現在慧峰法師在臺南靈祐宮講維摩經的時候講的：在每一部大小經典裡的開頭都有記載着這「如是我聞」四個字，這是什麼原因呢？過去，我在講楞嚴經，地藏經以及法華經的時候，也詳細說明過了，但，恐怕日子過久，有的也稍為會忘記，現在，我再重新略略說一下。

「如是我聞」這四個字，我們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明它就是這樣的：「如」是指這一部經典，「我」是指阿難，「聞」是所聽到的一部經典。這樣就是說：像這樣的一部經典是我阿難親自從佛的口裡聽聞來的。

講了這樣又是太簡單了，恐怕諸位又會起了許多疑問，現在再較為仔細的來說一說。

「如是我聞」這句話的起源是在釋迦佛將入涅槃（譯為圓寂，就是功德圓滿不生不滅的意思）的時候佛的堂弟也就是弟子阿難行尊者，就大哭了，哭得很悲慘，阿難樓陀（阿那律）看到他哭得這樣利害，於是，就上前去勸他說：「阿

難啊！死是我們人生過程中所免不了的事，這有什麼好哭呢？況且我們的導師是入涅槃？佛也不是曾經的告訴過我們嗎？說這肉體是由四大所組成的假身，是個臭皮囊，也是個常有變換的幻身，這有什麼好留戀？趕快去問問佛吧！問佛看看如來滅度後，要以什麼為導師？以什麼為住？惡性比丘如何降伏？一切經首當立何言？別哭了，趕快吧！」阿難聞後，心裡想這還有道理，就按照着他的話，去請問佛陀了，佛就告訴他說：「一切經首當立「如是我聞」四個字，這樣就可證明是你親自聞佛說的，而不是人家妄作的。住，要以四念處為住，就是要一、觀身不淨，二、觀受是苦，三、觀心無常，四、觀法無我。惡性比丘要以默摺對付。他自然就不會再來擾亂。導師要以「波羅提木叉」（譯為戒），它是成佛的本錢，解脫煩惱之主因。所謂「如來涅槃日，娑羅雙樹間，阿難沒憂海，悲痛不能前，那律催請問，經首立何言，佛言如是者，萬載古今傳」。

背誦後，已能全部熟誦，從此每天百忙之中都要念白衣咒，本已失業很久的她，竟又順利的找到了職業，現在服務公路局，受了觀世音菩薩的慈光攝受，精神上感覺十二萬分的愉快。

在佛滅度後，大迦葉尊者就於耆闍窟山結集經典，請阿難行昇昇座，他一上座時，眾師兄弟，就起了三個疑問：一、疑佛再生。二、疑他方佛現。三、疑阿難成佛。因為他有三十相八十種好，跟佛差不多，故使大眾起了疑問，阿難就在說話以前說了「如是我聞」這句話後，就立刻的將此三疑頓釋了，於是，大家就痛哭流涕了，因為前幾天剛聞佛說法，又剛過了幾天就變換不同了，所以，大家就稱讚他說：「面如淨滿月，眼若青蓮花，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難心」。

以上就是有關「如是我聞」之簡單起源的因緣。

自動樂助 本刊功德芳名收支報告

A. 21期總收		708.50元
B. 本期開支		4192.15元
1. 印刷費	1294.00元	
2. 零售助	475.00元	
3. 樂助他	495.00元	
4. 其利期	402.50元	
5. 本印費	1525.65元	
6. 本印費	4603.10元	
7. 本印費	1292.50元	
8. 本印費	289.60元	
9. 本印費	600.00元	
10. 本印費	79.00元	
11. 本印費	592.00元	
12. 本印費	860.00元	
13. 本印費	300.00元	
14. 本印費	590.00元	
15. 本印費	297.55元	
C. 另廣義法師港幣		二十元
D. 結存		297.55元

黃文明一六〇元，吳修齊六十元，智性和尚、張少齊、李用謀、黃河清等各五十元，甲乙脚踏車店二十元，乘願、無名氏、廖良景、無名氏、劉鴻超等各十元，姚普郎五元。共計四九五元。